現代汪國眞傳之五

七四：嘲彩色相

汪國昌對蘇絲曰：「喲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我地係朋友，我不想佔有你，不過我又好想，所以谷得好辛苦。」

汪國昌一邊講一邊上下其手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忽然將隻手伸到眼前，曰：「嘩，濕到透矣，蘇絲，你是否好需要？」

蘇絲天咁風情，扭身扭勢，曰：「你眞冇解？何以咁樣問人啫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我服侍你，包你妥當爲止。」

汪國昌忽然放開蘇絲，就在梳化上攞起件衫，又攞了佢銀包出來，抽出幾張彩色相，畀蘇絲過目。

蘇絲一望，大發嬌嗔，曰：「國昌，乜你咁衰噪！畀D咁核突嘢人睇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不是核突，你睇佢兩個，尖頭倒脚，不知幾好味道，蘇絲，我地學下佢好不好？」

蘇絲曰：「唔制！唔制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你直頭行運喇！醫生同我講，叫我不必驚，而且做我女朋友或老婆個位，認眞幸福快樂。」

蘇絲語帶鼻音，曰：「唔，我眞唔制，咁大點，點得呢！你想整死人乎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你放心，我決不會整你，除非你要求下我手。」

蘇絲詫曰：「做乜呀？」

汪國昌又牽蘇絲玉手去摸大冬菇頭，蘇絲要縮手，汪國昌攞住。

蘇絲曰：「有乜好摸啫，熱辣辣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嗱，你擅住佢先，我慢慢解釋你知，係咯，擅住喇，嗱，咁咁咁，上上落落，然也，你眞聰明。」

蘇絲曰：「咁又點啫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即是我話要你幫下手，因爲我谷得好辛苦，你望眞一下，個頭谷到痛，然否？」

蘇絲曰：「點解會咁制！」

風言蜂語

享受

運動場收費，下年度將提高。

將來運動也是書侈享受。

冒險試例

港府停車場下月加價。

可能因而獲罰欵更多。

例外有

家庭電器轉用十進制。

電費則千萬不可。

七四：決定維持下去

母親抬起地上被撕破了的女兒睡袍，然後進房裡去。

這時，馬姬已穿上了一套睡衣，正伏在床上哭着。

「這沒良心的傢伙，盡欺負咱們！……」母親坐到女兒身邊去，眼淚又忍不住淌下來。

終於，母女倆抱頭痛哭了一場。

然後，母親拍着女兒的肩背安慰她說：

「孩子，別再哭了，你別怕，只要我一你能天天在家看住我嗎？」馬姬抽泣着反問。

「……」母親剎時口塞了。「咱們再想想，總有辦法的。」

母親走出女兒的房間，見到馬魂也正從他的房裡走出來。

「什麼？你在房裡呀？」母親驚叫起來。「你沒聽到剛才外面的聲音嗎？你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你父親？」

馬魂呆立在那裡，一聲不哼。

二五四：決定維持下去

在北上前，李良的心是拿不穩的，担心她不會原諒自己，更担心她深恨自己。

這種恨，按理是存在的，而事實上，她的恨是應該的，錯就錯在自己嘛。

然而，意外得很，當見面後，一切愁緒竟然一掃光，而發展下去，更發覺對方不但不恨自己，在某方面來說，比自己的愛更深，更熱切，怎能不叫自己欣喜若狂？更是感到大大的意外呢？

因此，朋友的相勸，使李良很快就將之拋在腦後，連想也不願多想了。

到現在，她丈夫遭到不幸，李良就感到更有責任幫助她渡過難關，同時更鼓勵她丈夫要堅强活下去。

不能停止的——他在心中喃喃自語，她多需要自己誠摯的幫助啊！

不停止就繼續維持下去吧，甚至更進一步設法——他又自語，臉上露出笑容。

七：浪跡天涯

光照斗忙長身道：「幫主如此客氣，反教在下汗顏！在下此次幾乎葬身魚腹，幸得張兄相救，才能苟活下來，是以特來相謝！」

葉滿林笑道：「少俠也客氣，莫說少俠是敝幫之友，就算是尊常人，除非敝幫不知，否則斷無坐視不救之理！少俠，這茶是清貫茶，少俠遇溺，最宜大量飲之，清理一下腸胃，等下咱們再來飲宴！」

雙方分賓主坐下，童拔山問道：「少俠與令師妹爭竟何事出海？」

光照斗只得將出海遇海鷂幫的事說了一下，却瞞過上岸遇「斷腸人」，後來受刺激投海自盡的事，藉稱自己搶了海鷂幫一艘小船，駕舟回陸，途中撞到暗礁，船裂下海遇難。

葉滿林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『海鷂幫』近來橫行王整浮一帶，夫也不怎樣厲害，只擅水底功夫罷了！」

葉滿林道：「如此倒也不太可怕！」

光照斗問道：「這海鷂幫是如何冒出來的？」

童拔山道：「咱們也正奇怪，他們就像自海底冒出來般，而實力强橫，後來咱們經過分析，覺得他們是風五娘的爪牙的成數極高！」

「風五娘？這女魔頭跑到海上去了？」

「非也，她現在開始展拳脚，到處招兵買馬，好幾個家境富有的武林同道，都受到襲擊，家財被洗刦一空，聽說遭宜城的三槐莊也受到株連！」

光照斗想起王鎭東兄弟，急問：「不知王莊主是否逃過大難？」

葉滿林接道：「事發時，五大莊主剛出外赴宴，三莊主去收帳，只有二莊主在家，幸而他在家了的保護下，匆促成事，少俠來了正好，讓咱們知道他們的虛實！」

「依在下所見，他們陸上的功夫也不怎樣厲害，只擅水底功夫罷了！」

葉滿林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怕！」

光照斗問道：「這海鷂幫是如何冒出來的？」

童拔山道：「咱們也正奇怪，他們就像自海底冒出來般，而實力强橫，後來咱們經過分析，覺得他們是風五娘的爪牙的成數極高！」

「風五娘？這女魔頭跑到海上去了？」

「非也，她現在開始展拳脚，到處招兵買馬，好幾個家境富有的武林同道，都受到襲擊，家財被洗刦一空，聽說遭宜城的三槐莊也受到株連！」

光照斗想起王鎭東兄弟，急問：「不知王莊主是否逃過大難？」

葉滿林接道：「事發時，五大莊主剛出外赴宴，三莊主去收帳，只有二莊主在家，幸而他在家了的保護下，匆促成事，少俠來了正好，讓咱們知道他們的虛實！」

「依在下所見，他們陸上的功夫也不怎樣厲害，只擅水底功夫罷了！」

一四八：母女抱頭痛哭

母親抬起地上被撕破了的女兒睡袍，然後進房裡去。

這時，馬姬已穿上了一套睡衣，正伏在床上哭着。

「這沒良心的傢伙，盡欺負咱們！……」母親坐到女兒身邊去，眼淚又忍不住淌下來。

終於，母女倆抱頭痛哭了一場。

然後，母親拍着女兒的肩背安慰她說：

「孩子，別再哭了，你別怕，只要我一你能天天在家看住我嗎？」馬姬抽泣着反問。

「……」母親剎時口塞了。「咱們再想想，總有辦法的。」

母親走出女兒的房間，見到馬魂也正從他的房裡走出來。

「什麼？你在房裡呀？」母親驚叫起來。「你沒聽到剛才外面的聲音嗎？你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你父親？」

馬魂呆立在那裡，一聲不哼。

四三：人間活劇

在如此情況下，我多麼尷尬。

餐廳裡的燈光雖然不怎麼燦亮，一片暗紅。但一個青春姑娘的雙眸掉淚，倒還可以看得出來，吸引人注意。能說些什麼話呢？她和太子爺短短幾個月來往，竟急不及待獻身，懷孕，有了時下許多「未出嫁的媽媽」之麻煩。而我，和她好幾年相愛相親，親愛情爲神聖不可侵犯，仍讓她保持玉潔冰清之身……難道眞的如她過去罵我那樣——太落後太老土嗎？

落後也好，老土也好，此時我却暗暗慶幸：並沒有介入那些亂蔴絲堆中去！唯其在過去多年來精誠、清澄地和她相愛，到現在，我不會蒙上「不白」之寃，或給予她藉口，在與太子爺有孕，而他又躲起來避而不見時，她走來找我認頭。我在胸臆裡透一口氣！

「雯雯，不要流淚，設法找卓安泰好了！」我說，原想遞條手帕給她揩淚。想到我這動作，會惹起全餐廳的客人，以爲我是欺負女性的大反派。另外，我也不想讓手帕引起雯雯某些想法——以爲我對她餘情未盡。于是，我省掉一個動作，讓手帕仍躺在褲袋裡。

「恨透那條傢伙，他明知我有男朋友，但爲了從你手上把我搶去，用盡公子哥兒應要的手法，甜言蜜語認爲過時，最要緊的是物慾攻心，特別他是商行少東，處于有利地位，追求我時勇往無西，厚臉，扮足一個白馬王子，有車有金卡……到手後，却因父親反臉，知道他在嘗鮮我，怕得罪爸爸，從此什麼也得不到，把那條開夾萬的鎖匙沉入海底！他躲起來避我，最可惡他還打神秘電話——動我先哥來的嫁他爸爸，然後再和他秘密來往，兩人裡應外合，幫他奪得商行的寶座！」雯雯幽幽而突曲地訴說着。

我在心裡嘆息——一個天眞無邪的姑娘，走進社會做事沒多少時間，却演出一幕如此複雜的人間活劇，我欲無言！

籠裏外

炸爆車心點

用石油氣煲食已十分普遍，而石油氣的意外也時有所聞，而且石油氣的意外一發生，都十分嚴重，每有死傷。用石油氣的意外一發生，都十分嚴重，每有死傷。用石油氣煲食，眞非小心不可。

點心車進步到石油氣，本來大受茶客歡迎，車在身邊，要煎要煲，在你面前表示，增加了點心的情趣，更新鮮熱辣，可口得多。但自從點心車發生爆炸，釀成一死十傷慘劇，茶客在心理上總不免有所影响，倘在身邊爆炸，豈非不堪設想？相信不少茶客對於有保溫之點心車，雖免有恐懼的黑影。此次爆炸的原因何在？尚待調查研究，但使用和安裝如沒有發生錯誤，相信石油氣還是很安全的。然則怎樣才可以保証沒有錯誤呢？則使用和安裝的人一定要有此常識。所以石油氣商，對產品的安全檢查，及使用的常識，應對用戶負責的。

一三：貴利

門外鄭鄭炳大聲道：「蘇絲是在裡邊的。快開門！」

高法蘭把木門開了，隔着鐵門道：「你們要找蘇絲嗎！她在這裡，請進來坐坐吧！用不着大聲亂叫！」

他把鐵門也打開，鄭鄭炳進去。名凶神惡煞大漢，走了進來！

一名大漢竟然匆匆把鐵門和木門都關上了，高法蘭當然知道這三人來意不善，如果蘇絲不還他們的貴利，他們會在這裡施毒手的了！

蘇絲十分驚惶地站在高法蘭的背後。

鄭鄭炳冷冷的道：

「蘇絲，你以爲躲在這裡，我們便找不到嗎？你那筆數，早已過期，我對你說道：

「是五萬元。」

高法蘭哈哈笑道：「原來只不過五萬，我恰恰有五萬元現鈔剛從銀行提了回來，還給他們便是！我現在去取出來！」

鄭鄭炳搖搖頭難開雙臂攔住高法蘭道：「等一等，你還未聽清楚，不止五萬元了，連本帶利，一共是九萬元。」

高法蘭啊的一聲說道：「這是不是太離譜了？」

高法蘭笑笑說道：「我還以爲什麼事，原來是錢銀瓜葛。蘇絲，你欠了他們多少錢？告訴我好了！多少？」

蘇絲顫聲地說道：「多，一小除八爪飛船，已低飛攻擊，激光炮陣地，把激光炮全數毀滅，另一除八爪飛船，便向地面部隊攻擊，它們的八條觸鬚，不停的朝雙眼人部隊飛舞掃擊，把雙眼人連同他們的防禦工事，全部一掃而光，夷爲平地！

（三八）但是，八爪飛船數量很多，一小除八爪飛船，已低飛攻擊，激光炮陣地，把激光炮全數毀滅，另一除八爪飛船，便向地面部隊攻擊，它們的八條觸鬚，不停的朝雙眼人部隊飛舞掃擊，把雙眼人連同他們的防禦工事，全部一掃而光，夷爲平地！

（三九）單眼人的空降部隊，乘勝追擊，攻佔雙眼人的京城，雙眼人已無法繼續抵抗，紛紛棄械投降。單眼人的空降部隊，佔領了雙眼人的京城，要活捉他們的元首。元首的衛隊，在總部頑抗，戰鬥十分激烈，但最後却是寡不敵衆，全被消滅，雙眼人的元首被擒。

星空怪物

（三七）如果雙方只是地面部隊戰鬥，那是勢均力敵，很難分出勝負，可是，單眼人却有八爪飛船，這些飛船，不但是有犀利的武器，還有那八條觸鬚，這些觸鬚揮動掃擊時，力度驚人。八爪飛船，低飛到雙眼人的陣地，雙眼人的地對空激光炮，雖然已把幾艘飛船擊毀。

不死人的秘天

城市之光

玉籠恨（十三）

誤會由此發生了，兩口子吵了起來，越吵越烈，都是指責對方。

何玉玲聽到惱恨處，自打那隆起的肚皮說：「都是你，都是你不好。」她自我的大力拍打着。

崔家良怕她動了胎氣，連忙制止了她，將她抱入樓，善言相勸，才能暫息兵戎。

從此，夫婦倆稍一爭吵，何玉玲便又指責丈夫設下了圈套，使她入彀，責他用一個玉籠，將她這金絲雀困了下來。

初時，崔家良是喜得計的，儘管給她知道了，也不成問題，甚至坦白承認，這一切，都是愛她。

久而久之，却也不同了，因爲天天爭吵，却非天天新欵，仍然是那幾句，於是就慰到討厭了。

好容易吵到臨盤了。生下來是個女的，夫婦間，暫停止了冷戰。

跟着而來的冷戰又起了，因爲何玉玲又開始懷孕。

「何必避，反正要生兩個的，倒不如一齊生了。」崔家良說，而他的目的，是希望又一次因爲了她外舅之心。

何玉玲却說：「生育嗎？可也，等若干年後，我怕再生一個，腰也胖起來了。」

何玉玲這樣說，是根據自己心意而言；但崔家良聽來，却知何所指，並且認爲無風起浪。

北行養病有無限期 遺失証件如何辦理

通天曉先生：

弟居留的新期限內繼續前往內地治病。持同港証者（本港永久居民），如同港証有效期爲十年，則在內地逗留時間數年均可，但須向內地有關的派出所或公安機關申報戶口及申報居留期限。如同港証有效期只剩半年，則須在半年內返港換領新証後再前往。（金漢、新八三九二〇）

旧鄉須知

衛生常識

常見病防治

幾種骨痛非風濕

花藝 白網紋草

文學家命名的文學獎

苑文

虫魚草木

養飼類魚

孵化鹹水蝦

為養熱帶魚自購飼料餵

樣一亦物植·量力是結團

性本助互有苔青 強極力命生其故

染污氣空是·的怕最苔青

存生以難則下境環的多太氣碳

稱之器示指量含碳化氧二有故

衛生常識

杜蟯虫有成藥

學習簡答

牧函

刊覆